



增城縣志卷之十四

人物

嶺以南增城爲山水之會賢杰之篤生者亦較盛於他邑余旣博而採之弗敢遺其特首崔湛者何尊國史也何公天球殉節死官下其事亦具於明史是宜列於崔湛之次矣而不然者何曰何公無專傳特附見於他傳勢不得不割裂而補綴之旣割裂而補綴之則非國史之舊矣以其非國史之舊而不敢列焉所以益尊國史也有增以來數千

年若何天球則附於明史忠義傳其他則張度之名見於魏觀傳張少連之名見於黃綰傳而卓然有專傳者惟崔湛二公不既難矣哉則尊國史所以尊崔湛也他如古公成之陳公政盧公綸胡公庭蘭陳公堂類皆卓犖奇偉其事宜見於國史而竟闕焉舊之傳之者或支離而失實余既稍爲刊正其特與舊志相齟齬者或并採舊志注于其下以見異同之所由使來者有所折衷焉此則裴松之三國志劉孝標世說之例也

崔湛本傳

宋 崔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

按史傳著籍以縣不以州宋史本傳乃自亂其例且其總論中稱番禺崔與之夫增城可以言番禺猶之曲江可以言始興焉爾世人好耳食恐有因而借端生事者李忠簡昂英親爲公門人其言必可信矣當以忠簡所撰行狀爲正

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日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

舊志母羅氏夢星

入懷遂娠而生

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大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大學取科第自與之始

授潯州司法叅軍常平倉久弗葺慮雨壞米徹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

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彊發民稟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不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自槩

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閔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邑以寧

擢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

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遍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

舊志浮海巡朱崖吏請決諸神與之曰海外諸州官吏久恣不法將民害是除寧問神耶

朱崖地產苦荳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廼疏爲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有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邑咸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顏幾幾守瓊遂行之

召爲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

金南遷於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

旣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寶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

設伏自是不敢深入

舊志駐揚臨眺形勢謂濠河湮愜褰裳可涉守禦非宜於是度遠邇準高下程廣狹量淺深爲圖請於朝濬之又爲之甃女牆築夾城造輿梁以通往來植榆木以爲限隔置倉廩以厚積貯

揚州兵久不練分彊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放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

舊志揚州兵久不練乃分等教閱步兵首材力騎士首輕捷用草棒相擊以習刃法用氈鎗格刺以習鎗法用拒馬圍隔射梁以習射法五日一演月試加賞罰焉仍下諸州縣屯卒一體行之又勅萬弩法募淮人爲之縣額有人應募閱試合格者官助鞍轡錢三千人復租稅三百畝平時散在田里緩急調用選材

智出衆者統之久之人皆服習可戰可守軍聲大振

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

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

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瑋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牒報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

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禾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琚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

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刻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秘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

舊志又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壯藩籬安人心以固根本兩者蓋相係焉邊徼瘡痍春夏稅役皆不可不寬恤也

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讀權工部侍郎

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為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即帖然

舊志陞辭疏曰天下之事必中外相應大小相維始有濟焉蓋中外當如一家其勢不可不相屬大小當如一體其情不可不相孚臣孤立萬里外藉令中外勢睽大小情乖或致獲戾臣何足惜第事體關係匪輕且聞軍興以來帑庾告竭倘有警急束手無策俟請於朝恐無及矣廣科撥以寬民力厚積儲以壯邊聲陛下當為蜀計上嘉納之

時安丙握蜀重兵久亦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

舊志是時金元交攻往來寇掠蜀人驚惶與之至安堵如故安丙久握蜀兵每忌蜀帥從東南來者獨推誠相與

先是軍政不立戎師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屢劔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

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
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
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
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
李冲來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沿邊民
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
不可動不復有言

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
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州以歸
與之察其誠納之藉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
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
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

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
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
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
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
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
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

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

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萬餘金帛稱是

蜀知名士若家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

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諫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

通志與之謝病歸史彌遠以其黨鄭損代之損貪黷無能金人大舉入寇與之再臨邊金人始退初關外四州和尚原仙人散二關與之知爲要害嚴守之損棄以與敵上流失勢蜀因不守

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

理宗卽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

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端平初帝既親政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

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

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

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俊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

舊志寇平所得廣帥自廩錢一萬一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於官一無所受

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

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

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將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直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改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

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

其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舊志以觀文大學士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或問之曰仕而受祿猶懼素餐今既退佚可復貪君賜乎聞者歎服

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諡清獻

舊志嘉熙己亥十一月薨遺表入上震悼贈少師前數月書曰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

之賜蓋絕筆也嘗述劉臯語為座右銘曰無以嗜慾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歷仕四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去蜀日四路餽贐一無所受子叔似納婦有奩田六百石責令歸之遺命子孫不許求官階其恬然無欲蓋天性也家範嚴肅親族莫敢狐假者其姊嘗為子求官曰此豈私贈物耶竟不予呂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正色日君子當以勲庸自見何患人不知乎廉其清謹密薦之嘗築菊坡以自適後李昂英侍講經筵理宗詢及嘉嘆久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

明 湛若水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

舊志若水生有異狀額中雙臚隆起耳旁黑子左七右六類二斗資性端凝無妄動無妄語少值多故年十六始學舉子業二十二遊郡庠按先生初名兩字民澤既又名露後以避祖諱請改

今名

弘治五年舉於鄉從陳獻章游不樂仕進母命之出乃

入南京國子監

通志弘治壬子以書魁其鄉從陳獻章遊屏居一室潛心理學超然遠到比獻章卒心喪三年甲子以母命復出過南昌謁莊景論學亟見獎許赴留都讀書辟雍祭酒章懋課以睥面益背論奇之舊志頌壬子鄉薦明年上春官報罷歸受學陳獻章之門獻章語之曰此學非全放下終難湊泊若水遂取所給部檄焚之屏居一室悟隨處體認天理之旨獻章喜曰此為參前倚衡之學也江門衣鉢屬之子矣

十八年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為考官撫其卷曰非

白沙之徒不能為此置第二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

院編修

按舊志直云舉進士
第二授翰林編修誤

時王守仁在吏部講學若水與相應和

通志時王守仁在吏部相與講明正學而修撰呂柟
輩皆往來辨論一時學者稱甘泉先生奉使冊封安
南却餽金便道奉母留都大開講席有甘泉問辨等
書

舊志充會試考官者
再充命使冊封者再

尋丁母憂廬墓三年

通志正德丁亥丁母憂歸廬墓三年
產異瓜九實相連人謂孝感所致

築西樵學舍士子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

通志服闋謝病
復都講於西樵

嘉靖初入朝

舊志都御史吳廷舉御史朱節交
薦之起補編修同纂修武宗實錄

上經筵講學疏謂聖學以求仁為要已復上疏言陛下

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

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為寒心亟請親

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停

止報聞明年進侍讀復疏言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崩

川湧人饑相食殆無虛月夫聖賢不以屯否之時而後親賢之訓明醫不以深錮之病而廢元氣之劑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道者日侍文華以裨聖學

舊志時近習漸幸災變頻仍若水憂之上修省疏其略曰天下猶大舟也人主一心舟之舵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舟之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篙師榜人爲之左右也內臣外戚附舟之人也天下民庶實爲邦本君之寶貨在載也故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在舵舵之弛張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否也故舟危則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在舟者無不安恃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爲安鮮不先溺者

已遷南京國子監祭酒作心性圖說以教士

舊志尋陞南京祭酒因應詔陳言申明監規六事示諸生以德行道藝合一之旨

拜禮部侍郎

按舊志第曰秩滿陞南京吏部右侍郎而洪垣墓志曰戊子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己丑春轉禮部左侍郎預南北郊分祭議

做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上於朝

舊志時上銳意爲治若水輯五經子史及列聖寶訓有關君道者比事從類疏解會釋名格物通以進獻農桑頌及西苑賦又進天德王道疏上覽疏溫旨嘉納稱爲純正有本之學

歷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南京俗尚侈靡爲定喪葬之制頒行之

舊志陞南京禮部尚書尋轉吏部尚書三疏乞休不
允改兵部尚書奉敕叅贊機務講武之暇興學釐俗
禁火化立義
阡定喪葬式

老請致仕

通志兩滿二品考以老致政
舊志時上欲親征安南若水進治權論與諸文武大
臣議不合庚子復疏乞休奉旨准致仕遂南遊武夷
乃還甘泉入羅浮

年九十五卒

舊志歸居禺山講論不倦一日出講堂令諸生澄心
默坐久之而退後寢疾數日命治後事乃沐浴斂衾
就息不語而于懷中手畫正字蓋謂得正而
斃云是夕一鼓有大星隕于西北其光亘地

若水生平所至必為書院以祀獻章年九十猶為南京

之游過江西安福鄒守益守仁弟子也戒其同志曰甘

泉先生來吾輩當憲老而不乞言慎毋輕有所辨論

按舊志言先生致政後再遊南岳會講青原鄒文莊
憲老不乞言乃先生遊南岳時事非南京也史傳誤

若水初與守仁同講學後各立宗旨守仁以致良知為

宗若水以隨處體驗天理為宗守仁言若水之學為求

之於外若水亦謂守仁格物之說不可信者四又曰陽

明與吾言心不同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吾之所謂

心者體萬物而不遺者也故以吾之說為外一時學者

遂分王湛之學

通志其設教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旨曰此吾六字符也勿忘勿助其庶幾乎從遊甚眾呂柟蔣信其最著者隆慶初贈太子少保諡文簡
 舊志士出其門合三千九百人隆慶癸亥以例請卹典敕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文簡祀郡邑鄉賢
 按弇州史料先生在嘉靖時頗以齟齬終故至隆慶初始贈卹其所贈為太子少保制詞尚在志中可按也舊志作太子太保誤高陵受業河東薛敬之正德中已與先生共主講席而
 通志謂為先生弟子亦誤

列傳

宋 古成之

古成之字亞頤先為惠州河源人五季末來居增城性簡靜寡嗜欲嘗結廬羅浮山力學不怠淹通羣籍雍熙

二年成之應進士舉是年上親試舉人初唱名賜第有司擬奏梁灝第一次成之預傳於外有張賀劉師道者疾廣南人居其上乃召成之夜飲密置藥瘖之比明臚唱成之不能應上怒命扶之出報罷或勸訟以自明成之不應也端拱初成之再舉進士時以貢舉權歸春官不復臨軒唱第于是禮部放榜取程宿等二十八人成之名在十九而都下競傳賀與師道事上聞欲置二人於法成之顧謝無有召見太宗嗟嘆久之初調元氏尉以能著改知青州益都縣為政以惠愛為本不事刑朴

而衆務集淳化三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校書郎張詠與語深器之李順之亂蜀也詠出知益州辟成之知綿州魏城縣先是宦者王繼恩討賊至綿兵不戢居民避兵者多道死髑骸相枕藉子遺者皆瘡痍都邑爲墟成之旣至勞來而煦育之運米以濟饑發藥以療疾疫經畫有法活者無慮數千人事稍定卽立學校課農桑民忘其亂咸平五年蜀又有警復以詠知益州詠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漢州綿竹縣其政如知魏城時居恒常嘆曰吾竊祿以養親今親已沒吾何以仕爲哉作思羅浮詩慨然有歸志未幾卒於官初宋興嶺南風氣未闢士人無應進士舉者舉進士自成之始故當時有寰中有道逢千載嶺外觀光只一人之句云所著有刪易注疏并詩集行于世宋末祠于廣州學宮四世孫革擢紹成元年進士

論曰成之殆講於老氏之學者故其爲治也惻惻無華不務赫赫名而瘡痍凋瘵之衆翕然如啼者之得乳古所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成之近之矣張乖崖雄才偉略一代豪傑考其生平類非規規於尺度之

中者而於成之知契獨深其有以哉

鄭方興

鄭方興字以言先閩之興化軍人父日光官廣南東路轉運副使遂家於增生方興登隆興癸未進士官國子宣教階通直郎俟考善訓廸祭酒任公重之曰使訓士皆如鄭宣教禮樂其可興乎三疏引年賜緋魚致仕

陳大震

陳大震字希聲番禺人寶祐癸丑進士釋褐為博羅主簿遷循州長樂令以敏捷寬厚稱轉廣濟令以平盜功

改奉議郎叅靜江帥府咸淳七年權知雷州慮西湖湮廢乃大築堤岸建平湖書院以祀寇準及蘇軾兄弟有婦人與夫殺養母偽以盜訴大震怪其詞色廉之果非盜一訊具服人以為神理郡二年所剖決無冤滯轉朝散大夫知全州元兵壓境知力不支自劾罷歸端宗入廣召為吏部侍郎不就宋亡元錄遺臣授司農卿廣東儒學提舉以疾力辭居常飾巾待終卒年八十大震為人剛方嚴毅平生無戲言御子孫不冠不見所為文典雅有蘧覺集行於世祀府學鄉賢

按大震雖以番禺籍舉進士而其子孫實家於增

李肖龍 鄭聰老

李肖龍字叔膺龜峰舖人幼穎敏未弱冠卽有聲於時父光發喜曰勉之以光吾門咸淳中舉進士調贛州司戶改循州興寧簿攝長樂縣事縣多大姓虐小民小民無所賴輒逃爲盜肖龍至首禁之大姓始戢又立團堡法使鄉民各自爲兵人皆相識無敢爲盜者禁巫覡正婚姻興學課農四境晏然後遷太社令累官至朝請大夫入元遂不仕也至元中屢下詔鈞考江南諸路錢穀

最嚴郡邑吏承風旨輒破舊例益田賦肖龍抗辭爭且爲詩以詒其宣慰顏正叔者增之賦得如舊增邑自宋季罹兵燹學校廢闕肖龍心傷之欲興復而未能也乃與其甥鄭聰老謀立私祀祀孔子制典詳明不愆於古邑人因之彬彬有絃誦聲焉肖龍之學本於六經而九流雜伎靡不該洽尤喜談兵其文肆筆立成而根極理窟不事雕刻所著有易傳五教編崔清獻公言行錄見聞錄等書性苦卞急嘗製漆牌刻銘以繫於肘倣古韋弦之義

舊志載其銘曰怒氣炎火焚
燎自傷觸來勿競事過清涼

晚歲厭城市囂雜築松鶴庵於郭外築李氏家廟於松
鶴庵又遷祖考及諸伯叔墓於鳳凰岡倣伊川葬法以
昭穆班焉辛卯當注明某年
今姑從舊志冬登羅浮飛雲頂歸得疾
將屬纊召其子至榻前語之曰吾無以教汝所為教汝
者具在五教編矣絕不及家事遂卒東莞李氏春叟謂
肖龍以孱然一儒生於艱難反側中豎鐵脊梁為狂瀾
砥柱坐折奸萌撫翼桑梓雖位不滿其志權不展其才
然生平大業亦略可見矣肖龍今祀鄉賢

鄭聰老者遺其字邑中右族也性慷慨尚義而好施元
季俗尚佛老飾其宮焜耀衢路間而學校顧廢闕聰老
心傷之肖龍乃就與之謀聰老曰唯唯微長者言念之
久矣立徙妻子他所即其所居宅立孔子與從祀諸賢
木主卜日與邑人舉釋菜之禮其後五十餘年縣尹左
祥始得學宮故址於冲霄門外重建焉盱江揭公侯斯
為之記追述聰老之義甚悉士民至今誦之

論曰梅外李氏所以論肖龍者蓋詳而吾獨難夫為
聰老者以匹夫而任當世之責使推是心而廣之則

天下事豈復有廢墜而不舉者哉迄于今增之賢士大夫既已雍容劍鳥弦歌賦詩卽其田夫牧豎亦莫不循循然服禮而守法故雖僻在海濱稱鄒魯焉嗚呼聰老之遺澤蓋深遠矣

石文光

石文光南門人少有勇略德祐二年元人以德祐帝北去諸大臣奉益王昀卽皇帝位改元景炎遂航于海元帥劉深攻之於淺灣左丞相陳宜中欲奉帝走占城乃先往占城諭意文光實從宜中既至占城度事不可

爲不欲反文光覘知之結占城人并所部數十艘還廣州時宋室旣亡羣盜竝起相剽掠文光卽以占城人結寨增城保鄉里境內以安邑人懷其德立廟於城南祀之今邑中有文光舊營謂之交趾營其南門外豸山舊名寨山亦文光屯兵之所云

按宋史外國傳占城是時已入真臘而陳宜中傳欲奉王走占城仍稱占城今據陳宜中傳

又按陳宜中傳于井澳敗後往占城而本紀載在淺灣之後井澳之前今據本紀餘並據舊志

論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斯言也其所以灰忠臣義士之心爲不淺矣文光以草莽之身遠涉窮島

其意豈僅以保鄉里為功哉天不佑宋運移祚易山河故國愴然飲恨至于今餒餒脯醢之供雜然而竝進春秋奉禋祀者蓋萬家焉彼陳宜中之徒非所稱委佩垂紳儼然朝列者乎以視文光竟何如也

元盧宗文

盧宗文字子敏石灘人至順間由辟舉官南雄路始興縣尹恤驛遞輕關稅清謹自守士民頌德改廣州路推官卒按察使綸其六世孫也

明張度

張度字景儀風姿偉特弱冠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為高要學教諭遭亂棄官歸扁室讀書所業益進明祖革元運即位之四年度復以薦至京授監察御史彈核務持大體帝重之時諸勳臣連姻帝室怙勢多不法度每事檢舉風裁凜然譽望振一時嘗建議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以勸忠帝命有司亟行之初張士誠之據蘇州也即舊治治宮殿居之而徙蘇州治他所及魏觀知蘇州以其地湫隘不稱遂還舊治有司以為言帝心嗛之而未發密使度往偵焉度變姓名為日者入吳縣學宮

數日廉得其狀還奏稱旨遂擢度常州府知府度為人
 公廉而蒞政勤常素號劇郡威惠竝行一時翕然稱治
 又吳俗故侈汰度一裁之以禮教化大行課績第一召
 拜吏部侍郎條舉銓法不當者數十事皆見用尋進本
 部尚書時帝用法嚴朝臣以忤旨獲譴誅死者無算度
 一日檢案牘有小誤杜門惶懼遂卒事聞帝曰度乃至
 此耶使人發其篋僅數金歎惋良久命以大臣禮葬之
 先是度父復禮居番禺之黃岐角鄉家世善易號黃岐
 張氏易復禮卒葬增城縣西之章山度以此家於增故
 居在城南後邑人黃夢說因為立祠焉有司舉祀鄉賢
 度有用世才鄉人尊之以為有崔清獻風流云

按度因葬父家於增城出自宋濂張復禮墓志其先
 世宗憲遷禮園社當在番禺故志復禮為番禺人濂
 度同官於朝且據狀作志必無誤筆族譜謂遷增自
 宗憲始城南舊有禮園社地與宋志不符俟考 又
 度著有澗瀝遺詩黎粵俊刻之查澗瀝舊村名今廢
 譜謂復禮父遷於是度詩因以地名集亦不合宋志
 而說頗近理 又譜載度子原潔吉祥之後至今繁
 衍而舊志顧謂衰絕蓋沿黎許祠記之誤俟再考

論曰當明之初其一時雄傑非常之士既已攀鱗附
 翼依日月之末光學士大夫懷才而抱德者亦莫不
 翻然竝興展足皇路然而盲晦之後殺運未除其得

保首領老死牖下者鮮矣魏觀之在蘇州也治行超卓為天下冠而卒以罪誅度有用世才乃懂而得免鋤蘭刈蕙若唯恐其不盡者高皇帝之威亦少暴矣哉

張迪

張迪者遺其字有學識而善幹辦洪武辛亥以薦授御史抗疏劾權貴有直聲未幾忤旨左遷弋陽知縣廉靜明決有惠澤及民馭吏最嚴峻後以事被逮縣民何溥等千餘人赴京奏其治行宥還職尋復召為御史

陳敬

陳敬石灘人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主客清吏司郎中遇事明決果於有為以是多忌之者後以事左

遷雲南曲靖府幕官

俟考

尋署劍川州事劍川隣寇竊發

攻州城敬率壯士擊之賊眾大至勢不敵眾懼欲退敬曰死耳遽策馬張目大罵遂力戰而死軍民聚泣爭賻焉事聞命有司恤其喪東官祈順為之哀詞曰公死而忠永留清節如金之堅如雪之潔如月之光如日之烈其賢可知已

陳政

陳政字宣之其五世祖大震宋寶祐癸丑進士官朝奉大夫知全州由番禺遷增之沙村其後遂爲沙村人政生而秀異六月能言十五作自訟文督學彭琉見之曰此殆潛心孔孟者舉廣東鄉試第一卒業太學祭酒李時勉試之亦曰異才也命與商輅等四十八人讀書於尊經閣景泰甲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成改湖廣道監察御史疏敬天勤民十事人服其敢言尋奉命提督北直隸學校嚴立教條稽諸生勤惰

隨其資質成就之未嘗輕易棄人故學者咸懷其德歷九載將代去諸生奏留特陞山東按察副使提督北直隸學校如故終明世未有也先是積歲缺餉諸生廩米折半支鈔

舊志先是積歲餉缺廩米半支

政奏言京師首善地宜優禮賢才不宜齎小費詔復舊典久之太常卿缺吏部侍郎尹旻召飲指案間犀帶示意政對曰腰金恒抱愧敢逾涯分乎遂不果用成化丁亥上疏言追崇孔子當易大成之號以洗前元妄擬之

非復元聖之稱以正宋人避諱之失用示一代崇道盛
典與議者不合疏寢不行尋改雲南按察副使至則繩
武弁之不法者修舉憲度張弛得宜民彝安之甲午入
覲如京師至湖廣遘疾遂歸踰二年卒年五十有九政
爲人淳直忠厚不言人過孝友信義孚於鄉邦博洽多
聞蓋餘事也所著有東井集初正統辛酉政方以詩經
應試二場後瓊山邱公濬請誦所作驚曰解元屬子矣
不終試而去揭榜果然次科邱公乃解元

論曰余嘗讀石倉曹氏十二代詩選得東井詩類皆
冲澹而閒遠有柴桑處士之風夫明自嘉隆以後齊
人楚人之說起而風雅之道衰論者獨推嶺南諸家
以爲中聲之所止亦如政者有以開之於其先與政
以名儒宿德至今仰之如山斗初不沾沾以能詩鳴
茲特表而著之者蓋以開示來學使知所宗云

熊德

熊德字惟一馬村人登景泰癸酉舉人授福建汀州府
推官發奸摘伏有聲丁外艱匍匐奔喪水漿不入口累
月服闋補饒州考滿歸民不忍舍子文熙歲貢任龍溪

教諭

吳澹

吳澹字深源石灘人天順丁丑進士初令弋陽恥隨俗吏簿書期會以古循良自期日與諸生講學習射而助其不給復立義倉儲粟以恤民之無告者時有中貴人至縣橫甚多需索莫之敢撓澹力與之抗曰倉率失供備此令罪於民何尤勿使代令受過也中貴人爲斂威居六載邑中利病興革殆盡政平訟理淡薄自甘民有餽土物者則謝而不受歲旱祈禱徒跣行烈日中甘雨

隨注性端謹或坐廳事斷獄訟據案未嘗左右顧有問弋陽髻何似者澹不識也御史陳選薦其賢入覲考最爲天下第一賜衣一襲吏部抑之僅遷饒州府同知清操愈勵廣信卿大夫高明等率六邑民上奏願借澹爲郡守命未下而卒年三十九惟一老僕在旁僚屬發篋視之不足於斂嗟嘆久之訃聞于弋如喪考妣士祠于奎星樓民祠于縣治東澹生平交不苟合行不詭隨肄業邑庠諸生相戲謔或出鄙語則掩耳不聽諸生皆大笑以爲迂嘗讀書一室女僕戲于旁澹怒白其母斥之

乃已其爲政清而不苛惠而不費所至民皆思之性喜吟詠庭前有古梅二因號雙白居易蓋自况也所著有雙白集祀鄉賢

論曰余嘗艤舟石灘見其雞犬繁庶而桑竹稠密時有吟誦聲琅琅振發林樾間因慨然想見鄉先生之遺澤夫樂郤之家夷于皂隸高慶連棟而鞠爲榛莽者不知其幾矣唯一二清白吏乃能長其子孫則二疏之見卓哉

胡璋

胡璋字資禮龜峰舖人中成化甲午舉人爲甌寧令在任九年多善政民俗窳陋其親死不葬爲壇焚之育女者溺諸水璋聞而傷悼下令禁不能得乃毀其壇密偵溺女者其隣不舉則併罪之俗始爲變任滿上印綬歸民乃思之不能忘記甌寧名宦

姚珩

姚珩字鳴玉鴉岡人其始祖有嘉祐進士宗卿者官提刑隸籍南海卒葬從化而其子遷居增之鴉岡珩負雋才登成化甲辰進士歷戶部郎中賦性清介時四方運

地城縣志 卷之十四
艘輻輳集京師舊例按所至之先後以次收納屬有以
百金求速之者介其僕從容爲言珩杖而遣之自是人
無敢干以私旣而奉命理邊餉痛革舊例餘耗入己者
數萬金悉以充餉人稱其廉未幾卒于行所旅櫬蕭然
士民賻贈乃得歸祀鄉賢

黎皓

黎皓字廣暉慶隆舖人貧而介諸生時嘗假館於友人
阮某所阮之僕盜金器數事匿於牆隙皓窺得之悉舉
以還阮阮欲分其半以酬皓皓不受又適棠溪暮回道

遇遺橐發之得白金五十鎰明日懷之復走故處伺所
遺人悉歸之則羊城吳世隆也以歲貢經歷南昌請移
檄本省給半俸養親以從征功遷陽朔知縣陽朔猺獞
雜處傲狠不供賦皓至諭以大義猺獞俱聽命輸將唯
謹又擇其慧者延師訓之由是彝俗皆化漸馴擾爲良
民當道薦之比三年遂解組歸分諸子惟狔脂一詭家
居二十載焚香誦詩而已信陽戴冠謫烏石時見之稱
爲真仙湛先生若水贊其像有曰夫何衣冠之澹然容
貌之癯然愴胸中之冲然其後人多以科貢起家蓋能

世其德云

吳良棐

吳良棐字時彥石灘人中弘治己酉舉人除左軍都督府都事以新進叅綜戎務靡不諳練遷工部員外郎奉命修理京倉課工飭材百廢具舉轉戶部權商稅于浙悉進其羨而不利其餘又調刑部值江彬弄權良棐守法不撓遂謝病歸後復補戶部卒於官尚書霍韜爲之賦哀詞焉

湯文經

湯文經字懋誠北門外人中弘治戊午舉人會試不利歸築一鑑軒讀書後授江西臨江府通判判故閒職任之者多闕冗養安而文經彌自振刷不敢怠前守獄多賄囑有孀女草烏之寃文經爲平反又議建峽江縣以扼盜衝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南昌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駐吉安起義師討賊臨江守戴德孺及文經皆起兵應之時軍府新建諸事倉卒下令造戰艦甚急文經不踰旬而成百艘守仁才之乃令督哨遂從守仁破南昌又戰於鄱陽擒宸濠俘獲甚多會朝列有

忌守仁者其官屬論功多不錄文經判臨八年以年資
 稍遷福建延平府同知延平有浮梁商稅屬同知向皆
 厚征困商旅文經薄之府僚供億歲資之庫吏充是役
 者率破家文經任三載惟以折薪自給及罷官而橐可
 垂也順昌有老僧自山中出遺之布文經為選受一端
 太守屠喬嘆曰公宦歸一貧如此哉歸而坐嘯北臯不
 問家人生業四壁蕭然惟積書數千卷屢召諸子謂之
 曰吾以此遺汝踰萬金產遠矣時邑中尚書湛若水以
 道學著憲使盧綸以直節著文經以博聞篤行介其間
 稱三賢子敘歲貢次价次欽竝舉人文經卒有司祀之
 鄉賢據舊志族譜及陽明年譜參定
 論曰宸濠之役惟伍文定等一二人當上賞至大官
 其餘皆名示遷實更屈抑之天下士大夫亦何負於
 國家而所以灰其心而解其體者乃若此讀文成辭
 爵諸疏可以觀朝局矣文經泊然自守其履官如枯
 僧此豈復有功名榮落之見在其意中雖然如文經
 者乃使之以廉吏終哉

林允

林允字善信龜峰舖人弘治己酉舉人選授陽朔教諭以孝友實行式多士擢知荊門州政尚廉平州人誦之以直忤上官左遷沔陽學正轉永興令遷靖州辭不赴居鄉義以處衆嚴以訓族兄元從子以良俱領省薦歷州郡著聲冢孫耀以功世襲增城所百戶

盧綸

盧綸字朝言別號望峰會仙舖人兒時神采秀異雙眸炯炯若曙星而器宇凝重年十二能屬文日誦數千言中弘治乙卯舉人壬戌成進士授行人嘗以使事至安

南安南人以八寶盤爲贈辭弗受安南重之遺之詩有名樹銅關月清搖桂海風之句遷戶科給事中轉吏科右歷兵科左遇事侃侃無所避武廟初逆瑾用事綸抗疏劾瑾奸狀不報三年六月瑾得匿名書怒甚詔百官悉跪奉天門外頃之執庶僚三百餘人下詔獄時酷暑多暍死者綸獨氣舒舒若有神助得不死

舊志抗疏劾瑾奸狀忤旨伏地懇不起武廟怒入宮瑾獨留不發曝酷暑下至晡多渴死者綸獨氣舒若有神助內閣梁文康謂綸譎譎一砥柱也

旋奉命核大同等處軍餉大檢諸侵蠹不法事直聲震

一時人多忌之者遂出之爲四川叅議所屬大饑或欲請於撫按俟報允乃賑綸曰民旦夕且死若案牘輾轉延緩則索之枯魚之肆矣彼汲長孺者何人乎於是出庫銀糴穀復檄諸州縣出贓罰銀糴穀以糴多少爲殿最得穀數萬石民獲甦者且數十萬焉所屬有地瘠民貧而差役與沃土等者又有鹽戶課重而雜差與民戶等綸覈其實悉權其輕重而均通之令下權聲載道正德九年乾清宮災興工營建遣侍郎劉某入蜀採大木侍郎者專倚辦于綸及得一大木後先用輓者萬人出

之山中至平陸民力告竭而距水猶三百里綸爲文祭木請輕之是夕忽大風雷雨江水暴漲漫溢平地高丈許大木遂順流而下不知所向屬吏或危之綸曰無恐此神之相我也越數日得報則已下湖廣彝陵界矣武廟嘉之有金幣之賜後以按察副使備兵重夔時流賊猶未盡其首御馬子淹老人等爲蜀患又千戶文獻集亡命有異志綸俱勒兵誅之陞四川按察使適楊廷和當國子弟怙其勢橫行鄉里間綸置之法廷和祈免不聽啣之以事罷綸綸遂致仕歸嘉靖初藍糞良田賊大

橫兵備道王大用提兵駐增城剿捕綸爲之畫策擒賊首黃雪梅諸餘黨皆殄戮境內以平綸素爲鄉人所信服訟者多不赴官願就綸質綸每日晨起必衣冠謁家廟退卽課諸子讀書訓以忠孝大義甚嚴初綸罷官時母蕭猶康強無恙每旦問安進飲食必躬親不假手婢妾比歿慟絕復蘇蔬食三年未嘗露齒伯仲皆早世撫諸子猶己子爲之謀嫁娶所有田宅皆分割畀之足跡不至會城者三十餘年縉紳有未識其面者卒年八十有九孫應科應徵領鄉薦曾孫偉歲貢弼亦歲貢明季授戶部主事改湖廣道監察御史其後人多賢而克家隆慶二年祀鄉賢祠

論曰直臣者國之元氣也綸以旋轉外吏故南巡大禮皆不與其禍然於劾瑾時嶽嶽見一班矣獨是張春岡之祭綸也曰淚先憂而草奏兮孝廟領其蹇譎則綸在弘治中固蚤以風節著乃皆軼弗傳祇傳其劾瑾時事而所傳者亦僅焉爾嗚呼後有賢子孫尚念之哉

陳廷璉

陳廷璉石灘人體貌魁梧性行嚴峻爲諸生時憲司某延之教其子有鍾姓者訟將屈以百金壽廷璉囑廷璉緩頰爲憲司言之廷璉拒不受

舊志父母遭疫或勸之少避嘆曰親旣不幸人子安忍逃之

中正德癸酉舉人授應天府推官獄無冤滯稱明允尋擢南京太僕寺丞五疏乞休歸杜門讀書削跡城市舊屬戴某故交陳某皆官廣東屢致書招之未嘗往見居官廉潔退閒益謹至今風節凜然

張潮

張潮字允信號春岡增之儒林舖人少孤貧力學比長博綜六籍旁該百氏其爲文如飈馳燧發而體壯辭古卓然稱名家中正德丙子舉人其母孀居老矣三值會試不赴兵備副使王大用提兵剿良田賊至縣聞其名而造焉縣民有主盜者王訪得之將治其事餽金數百鎰求解潮厲色叱之大用益禮重焉嘉靖間授建始知縣彝俗悍而愚多逋賦縣官下鄉徵督顧雜餽駝馬絲綿等物無算潮曰無庸也悉籍之以償逋者邑校弟子員缺潮擇民間俊秀二十餘人教之讀書朝夕課所業

業成請于督學悉收之士習遂顛顛向風無何解官歸行李蕭然士民絡繹送至百里外相與立碑以紀去思焉至家晚節益勵非公事未嘗見縣官時甘泉先生倡道于增潮年七十三顧納拜著門下藉甘泉一見呼之爲老友請爲明誠書院長凡士之從甘泉遊者必使之先詣潮所隨其資學之淺深開導懇欵周悉皆充然若有所得或甘泉至書院開講潮展書恪立終日無倦色白髮瑣瑣而音吐洪亮不異少年人論者以爲甘泉之有春岡猶陽明之有蘿石云年八十四卒所著有游藝

集祀鄉賢

謝禧

謝禧字永錫馬鞍岡人素性恬淡不競榮利師事甘泉先生而與黃文裕佐相友善信陽戴冠謫烏石驛丞亦甚器重之以歲貢入太學屢試高等授湖廣湘陰知縣多惠政不阿上官在任數年縣人稱其清直一日夢兩女子衣翬翟珮聲璆然曰廟余余福女旦而求之得英皇廟故址乃庀材重構庭宇皆壯麗而禧兩耳顧由是失聰會御史行部至湘陰索夫挽舟弗應御史旣不懌

與之言第唯唯御史怒甚作聲呵之禧遂拂袖歸歸而兩耳復有聞也居恒自詫曰神之福予當如是哉亡何章聖皇太后崩議梓宮南祔世宗躬詣睿皇帝陵所相度道湘陰從官大擾繼禧者乃以失供具倉卒被誅禧家居杜門自食其力鄉評高之

據舊志本傳雜紀參定

論曰左氏傳春秋司馬公作史記往往好言神怪事嗣是而後史家之法亦稍謹嚴矣雖然若禧事固邑中父老子弟所為相耳以熟者非齊諧誕謾之比亦因以見良吏之不可為而可為不然禧將何以得此於天哉外志又有黎皓羊城問渡之說但純脂一甌風致甚高非僅以還金獲報者故不著云

張文海

張文海字原道龜峰舖人幼穎悟博涉羣書而尤邃於易作易疑精於律呂作律呂問答有所感憤作漫談十二篇以自見為人端慤自守不詭隨以舉人知華容縣兩月卒未竟其用人皆惜之嘉靖戊戌志文海筆也

伍閻

伍閻字太和沙貝村人跳盪有奇氣搦管輒數千言從

湛文簡遊顧亟稱爲聞道督學使者一試異之檄以儒童超廩三載中嘉靖戊子舉人授武城教諭文行爲時所推重遷聊城知縣廉公敏惠苟利百姓者毅然身任不惜勞瘁值大水邑中饑力請於上官得粟七千餘石以備賑聊故多積蠹若排甲厥夫馬頭驛傳稅糧弊竇百出閭秉燭料檢每達旦剗剔殆盡凋瘵以甦聊城有侍郎許成名者自京師遺之詩謂之眞父母云亡何以內艱歸聊人送之郊相向哭有失聲者服將闋聊城人又相率走京師請於朝愿得伍令再令吾邑疏上竟不許補泉州南安南安人聞之家相慶也閭涖治南安一如在聊城時不三月遽得疾卒閭篋中故空空無所有倉猝覓一棺不可得而時方盛暑邑人恐肢體或遂糜爛各懷鏡以進環布左右護其尸有僉事黃澄者老矣嘗購美材製一棺爲身後計慨然曰豈可使賢令遂槁葬茲土哉舉以贈之知縣黃源并致衾襚焉比喪歸哭聲震江滸聊城人聞之亦哭皆盡哀

林以良

林以良字某元允猶子由嘉靖辛卯舉人授建德知縣

講禮以化陋俗若淫祠浮屠溺女火葬之類概爲禁止
又爲縣建二塔修文廟祭器遇大稔施粥活民歷九載
遷橫州守建德士民立碑以志不忘以良自以既仕有
俸祿舊所遺田宅悉與弟有古友于風

黃文典

黃文典字叔貞會僊里人幼有異質而苦貧不能就學
張建始潮一見奇之留卒業於門補諸生試輒高等中
嘉靖甲午舉人授陽朔教諭陞繁昌知縣素性峭直不
避權勢有豪宦董某強佔謝九功田九功訟之經三令
不得決文典曰伸冤理枉有司責也遂以田還九功而
董某銜之甚文典遂解組歸所餘俸悉以分之昆弟鄉
里推爲約長凡里中不平得文典一言立釋其素行服
人如此

周淪

周淪字通叔龜峰舖人通敏好博覽而尤邃於禮中嘉
靖癸卯舉人署永春教諭充應天鄉試同考官擢東明
知縣修潔自好自登賢書至罷官家居未嘗一干有司
爲縉紳所難其子弟並治禮經有聲長子校亦以禮經

應試中辛酉舉人署陟縣教諭充山東鄉試同考官遷桂平令歸悉裒其俸祿所餘者置祀田併建橋于其鄉以濟病涉者邑人稱之孫文輝亦官興化通判蓋世其家學云

胡庭蘭

胡庭蘭字伯賢璋之孫也少時爲名諸生應嘉靖二十二年鄉試薦第一以策中有譏執政語爲御史所持罷之至二十八年卒以第一人舉明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又明年奉命權稅揚州有羨金數萬前使者皆

納之橐中庭蘭嘆曰今天下北苦虜南苦倭計臣籌兵餉日夜蹙頰人臣恨不能息財佐縣官緩急乃爲乾沒以自肥乎則盡籍報之遷北京陝西司員外郎署郎中事尚書倚之如左右手令總理諸司庭蘭考校錢穀贏縮軍中羽檄告匱權宜貸給無不立應事以大濟三十年夏出提督福建學政吏部尚書某者與中貴人皆馳書有所關說庭蘭不應也而是時總督胡宗憲誅海賊徐海汪直浙倭之泊岑港者皆移而之閩三十八年

夏四月遂圍福州

據明史

巡撫阮鶚等議城守庭蘭任東

門甫受事即得賊間二人斬其首懸之旗又作書告東城士大夫撤游廊不然者賊且火東城士大夫弗便議喋喋起已而賊果舉火焚東門庭蘭急張革或取茵褥懸之皆注之以水火不得上再拜祝天願返風風忽轉而西火從之賊反有死於火者明年據行狀行部至興化倭又犯興化庭蘭募精兵據險伺其間突出擊之斬首數十級倭遂遁去乃觀兵於烏石治舟師追倭力戰峰頭澳皆大捷初倭之圍福州也巡撫阮鶚故懦怯束手不能措一籌賂以羅綺金花及庫銀數萬又遺以巨艦

六俾載之以走而瀕海百姓避寇者扶老攜幼號泣赴東門則下令不納庭蘭爭曰城以衛民也苟無民何城之為竟仗劍開門納之其得入者德庭蘭甚繪為東門圖交口頌庭蘭而詈巡撫鶚不置巡撫不能無移怒又有某生者素舞文橫鄉里有醜行為庭蘭所黜承巡撫意旨播為浮語稍稍達京師吏部尚書者方以庭蘭拂其請盛怒無所洩遂謂庭蘭職學校不職兵事越俎創議開城門幾致不測當坐罪論前後守城及破賊功足贖乃以僉事整飭兵備雲南先是楚雄叛蠻阿方等兵

起攻易門所流劫嶒峨昆陽新化各州縣僭稱王勢猖獗雲南又大亂巡撫呂光洵請討庭蘭至卽監易門軍間道疾趨擒混天王李向陽於鴨母谷俘斬數百人軍聲大振乘勝督官軍與土官王一心王行道等分道竝進克大小木址二寨阿方拒戰陣斬之而餘賊猶未盡庭蘭還軍駐嶒峨禽趙大經施得名與分府李斗等又駐軍新化乘夜斬者索并獲其謀主撒魯頗與楊弦子分州等楚雄遂平時嘉靖之四十三年也巡撫呂光洵上其功請超擢而庭蘭在軍核功次頗嚴又與黔國公

有郤忌者因緣爲構前吏部尚書故仇庭蘭者方欲以滇事窘庭蘭得露布益大恚猶引前守福州開東門事刺刺不已庭蘭聞之遽移疾遷貴州叅政亦不赴遂歸家居至隆慶六年穆宗念其功齎白金文綺就其家賜之然竟不召庭蘭故儒者而曉暢兵事具文武材操行修潔歷仕二十年不以一錢染指官雲南時子病購丸於指揮馬某指揮者方覲其弟世職無由也乃置金丸中并鎔金爲盤漆之盛以獻庭蘭怒不及整衣冠遽出坐中庭召馬指揮還其丸旋得其謀襲事置於法庭蘭

又嘗講學鳳臺合王湛之旨而一之所著有詩易講意

相江子集卒年七十有五祀鄉賢邑人以其建鴈塔故

祠之於鴈塔之陽

據舊志行狀及明史叅定

論曰增故多賢者其德望偉然爲當世所推仰蓋後先相踵也而智深勇沉識開闔能操縱者惟庭蘭使竟其所長蓋與翁仁夫比烈矣夫輪轅之用可以致千里以尺木距之則止而不行易曰繫於金柅所以爲小人嘆也嗚呼豈不惜哉

黃夢說

黃夢說字肖甫南門里人性樸懋操行端重嘉靖己酉舉於鄉授邵武知縣適有土寇竊發夢說繕治城垣捐俸募土兵以守之又立寨團鄉兵使人自爲守而嚴保甲之法以稽察匪類四境帖然賊平之後革火耗禁誣告剔蠹釐奸美政具舉又於城東創二石橋東北造二浮橋以便往來而民不病涉先是縣官薪芻鹽米魚菜之屬皆責之里甲里甲以責之民供億繁費比戶嗷嗷夢說故清約凡朝夕所需者悉出俸金易之市并條于上著爲令邵民以蘇巡撫都御史譚某巡按御史陳某

遂交章薦之稍遷辰州府通判辰介黔楚之間苗民雜處會苗人作亂說單騎入溪崗名其會諭以禍福皆俯伏效順甫及期卽以外艱歸三年要經未嘗去身恪守苦次足跡不及戶外服闋遂不復有用世意吟咏田間於榮利澹如也有里人張度為名家宰失祀夢說卽其故居祠之邑人高其義年九十二遺稿多散逸孫拱寅稍銓次而梓之曰拾餘稿行于世

盧應科

盧應科字賢甫綸之孫博聞強識為諸生有名嘉靖戊午舉於鄉任望江令以清介自守為政不苛擾民皆安焉望故無城應科為請于上城之城已遂告歸後開府宋公至移檄以金幣羊酒旌之于其家曰而力任城事保障功多也家居時民苦徵歛勸縣緩之又偕邑薦紳議勅南山塔塔竟成邑人于塔前建祠祀之

劉維嵩

劉維嵩字鎮中石下村人少失怙恃鞠於祖母黎事黎以孝聞北長補諸生博學能文章中嘉靖戊午舉人隆慶戊辰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念黎老上疏乞終養其

略曰臣生六月失母臣祖臣父先後棄世臣後母弟亦相繼淪沒僅存弱息年甫七齡內無叔伯之親外鮮姻黨之助賴祖母黎氏懷抱鞠育至於成長朝夕紡績供臣讀書祖母黎氏年踰八十有二老耄衰憊舉目無依臣不忍遠離膝下而祖母促臣赴試至再至三臣恐傷其意勉強束裝北來入試偶蒙甄錄不意近得家報祖母目視愈昏不辨咫尺行步愈艱不離床褥望臣之歸不啻饑渴臣一聞斯語憂思倍積昔李密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臣之苦切殆謂過之伏望皇上俯加憐憫將臣放回原籍以便侍養則優恤之恩真同天地之覆育矣遂歸歸而遘疾竟不起黎撫棺大慟曰汝蒙恩備官於朝所以歸者以終養故也而我不能享之命也夫

陳堂

陳堂字明佐西洲人父其魯嗜學博涉羣籍以諸生終堂少從其魯受學不由外傳以補南海縣學生故遂僑於南海家焉中嘉靖乙卯舉人隆慶戊辰登進士授浙江嚴州府推官以治行最徵拜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

屢奉敕巡視京營巡上下江監兌漕糧督修孝陵兩監
臨應天鄉試所至激濁揚清釐剔奸蠹白簡出無不人
人膽寒者萬曆丁丑以星變上疏論河套貢市漕河織
造諸事宜且請斥權璫退不法司馬而宥建言得罪諸
臣纏纏萬言皆朝廷大計會首輔張居正聞喪奪情吳
中行趙用賢以劾居正被杖朝臣請留者益衆欲堂附
會堂不可復劾其私人益與居正忤遂出爲四川叅議
未幾用大計貶堂時父其魯病且革矣堂歸旬有三日
乃屬纊堂遂居家奉母絕意仕進闕朱明洞龍津園與

諸名宿結社稱詩日吟咏其間凡九薦不起母終起廣
西僉事大征岑溪奏捷堂有勞焉踰年入賀晉光祿寺
少卿疏裁冗費又疏請皇長子冠昏其骨鯁猶昔不以
貶故少挫其意氣未幾遷尚寶司卿再疏乞致仕家居
二十年靡所營樹惟修譜建祠周卹宗族見於進士廬
雲龍所撰沙村義勸祠碑甚悉堂平生嫻於文翰至是
益肆力著述又好遊名山水易簣之前半載猶以藍輿
遍歷羅浮諸峰及病亟後事葬期皆手自裁定談笑從
容而卒尤爲異云所著朱明洞稿湘南皇華南歸諸集

邊河四疏皆行于世嗣子二世玆世瑄皆庠生復還增城玆居沙村瑄居西洲

黎派

黎派字惟遠慶隆舖人少有文名年十七巡按御史觀風取冠廣屬補郡庠諸生以不便侍養改邑庠每試輒高等中隆慶丁卯舉人授江西宜黃教諭嚴立科條務多識畜德爲有用之學士習丕變遷福建南安知縣時值倭寇之後警備未息徵派繁興凡派之所以應乎上者隨下人之所便而伸縮之所以責乎下者因上人之

所嚮而緩急之革重耗省繁刑行之三年民以乂安有興泉道喬某者檄屬縣報羨金將以上下其考派弗應喬遂抑之遷吉府長史派爲人慈諒謹厚居鄉於隣里多所賑恤非公事未嘗一至縣門爲鄉評所重伯兄朝勳以恩選閩邑丞亦有冰蘖聲

李惇

李惇字叔厚龜峰舖人由貢生授懷遠知縣縣署經兵火之後廢爲墟更創之縣故無學校請於上設博士并弟子員給廩餼如他邑例其士不知讀書則爲之談經

講藝日夕課督不少倦用是文物亦稍稍盛又嘗攝洛容馬平融縣所至以廉平著聲遷陸涼知州涖任歲餘卒旅櫬蕭然

黃夢鯉

黃夢鯉字躍龍隔濠人性介而和萬曆癸酉歲貢授福寧州學訓導新先師廟白諸生之寃而出之獄有賢聲遷仁化教諭慶州學正雷州府教授正師儒之體一以啟迪來學爲己任生平絕不錙銖及財利歷四任凡十六年及歸猶故橐也家無恒產歉歲至不能自給仁化

祀之名宦

吳良弼

吳良弼字進可龜峰舖人有學行萬曆壬午歲貢授瓊州府學訓導陞廣西興業教諭在瓊時署教授印邵廩生常例曰吾廩於官雖薄然較於君所獲多矣敢復瘠君以自肥乎攝會同篆政簡刑清贖錢不入私橐海忠介光明正直爲一代偉人於人物鮮所當意獨謂良弼當於古人中求之沒後三十餘年瓊人舉祀名宦子懋功舉人孫苧歌崖州訓導代有文名

尹思敬

尹思敬鶴嶺舖人家酷貧嗜學嘗驅牛任牧事則就牛口下展書讀有所疑慮棄牛就學舍諮焉爲人高視濶步不事生產每酒後耳熱縱談古今多骯髒不平語人以狂生目之萬曆癸酉鄉試主司者奇其文將置之第一而誤置其卷他所至揭榜忘之遂不得舉至己卯始領鄉薦授獲鹿縣教諭俸滿遷石城知縣興學校賑窮乏雪冤滯修隄防革耗羨治績煥然巡按御史莊國禎特疏薦之未幾以內艱歸遂卒于家思敬頗豪縱至晚

年顧務爲修謹取與一介不苟居鄉里間尤篤行古道爲諸生嘗修邑志至壬辰復總其成皆能協于公論無所私

曹承詔

曹承詔字丹孺會僑舖人生而穎異每讀書過目終身不忘以禮經中萬曆乙酉鄉試性恬淡不事生產動以古人自期劉繼文之總制粵中也延之署命其諸子皆師事之承詔葛衣烏巾出入戟門甚見尊禮而絕不干與鄉里事五上春官丙戌壬辰並列乙榜辛丑遂就選

地城縣志 卷之十四
教諭東安東安新設未久多寄籍他邑之無行圖詭籍者因緣爲奸承詔爲立科條皆得其緒逾年卒于官人咸惜之所著有禮記說簡雲蘿幌草

湛自正

湛自正字率甫沙貝人少穎悟而操履端重中萬曆乙酉舉人授福建武平教諭以學行聞以聘充湖廣鄉試同考官所拔皆知名士陞廣西平南縣知縣政簡刑平民安其治丁內艱歸爲之立祠志遺愛焉構別墅于四望岡彈琴讀書以自娛絕跡公府至里有不平事輒能

鋤抑強梗孤弱賴之年九十三歲卒所著有湛伯子草

曾受益

曾受益字而吉槎岡人中萬曆戊子舉人未嘗一干有司累上春官不第謁選授福建寧德縣知縣爲政崇惇大務教化不事刑罰縣故瀕海海潮盪激蝕民田有田去而糧存者受益請于上官除之又條鹽法利病所司下其議著爲令通省便焉琉球貢使至前官之黷者徵其貨受益以爲褻國體不徵也未幾以親老不能迎養乞致仕居家如建學宮築城臺修邑志關於桑梓重計

者力贊當事行之又率其子弟于會城建唯一祠修大成譜傾貲以周族及里之貧乏者闢小園雜蒔花木其中暇則邀二三故舊彈棋賦詩以爲懽年九十三卒有吹劍集行於世

盧崇勳

盧崇勳字惟敏沙貝村人中萬曆戊子舉人授浙江分水縣知縣會大水害稼民艱食崇勳蠲俸以倡賑存活者甚衆嚴禁溺女俗爲之一變焉擢福建漳州府同知分水人如失怙恃漳州瀕海其子弟多不安生業習爲

奸匪向倚豪民爲窟穴及事覺卽跳走重洋踪跡颺忽莫可問崇勳至捕之卽得咸驚以爲神奉委并察泉州諸屬邑釐奸剔蠹毫髮無遁情權海澄攝漳浦戢詔安礦徒起南靖游饑所在著威惠焉竟以執法忤上官遷福藩長史以終養辭不起勳性廉靜居官時無紛華之好解組後不通冠蓋爲有司所重崇禎初以冊立皇太子恩進階中順大夫戊寅有司採輿論祀于鄉賢祠分水人祀之名宦

吳綱

吳綱字錦先龍地村人祖居雅瑤村生而短小然英敏異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春秋熟其義例故其修邑志也人皆稱爲良史才萬曆甲子舉人累上春官不第歸而授徒力學與昆弟相師友外事不問也謁選黃巖知縣自守廉介有里胥爲奸私加耗於里民分其餘以進之官綱覺而還之又革舊所列入者千餘金民有爭訟每從容勸諭渙然冰釋各得其意以去政聲藉藉巡按御史者已將列之薦剡矣已而御史遊天台檄縣供遊山諸具綱弗能應御史怒抑之改德清教諭去

未幾復陞知縣補廣西之昭平昭平有某某者舊隸軍伍甚獷悍奪民田而不供租賦者五年矣綱諭以理法乃歸田於民政聲又藉藉如治黃巖時後以舉主布政使劉某與巡撫不相能去官綱送之境外巡撫者又大怒遂改福建理問綱曰已矣吾無以官爲矣拂衣歸後補通海竟不赴因築樂泌園于寶安松栢里日與鄧玄度張維禎袁伯益諸人相唱和焉初御史怒時黃巖人或上書爲解有水晶燈籠之稱御史曰而令名綱而自號外間是皮燈籠矣竟不聽比教諭德清復以事經黃

巖夾道進酒食者無算老稚手牽其衣不能去後廣州有司理曰牟賢者爲黃巖人行部至增請謁不可得乃望其門而拜之曰余髫齡時卽聞里中人嘖嘖吳明府賢也是時綱去官蓋已三十餘年年八十有五卒

潘禹謨

潘禹謨字明叔相江舖人父潮補邑諸生聲稱藉甚有六男子而禹謨最有名中萬曆庚子舉人甲辰成進士授鄱陽知縣冰蘖自守甫下車卽詢民疾苦懲土豪嚴胥蠹禁誣罔釋矜疑大以廉能著聲民有橫跋者糾宗

室羣不逞幾至釀變禹謨廉得其實請於王府戢宗室而置橫跋者于法皆帖然又勢豪有匿稅者輒責小民代償禹謨力爲清理里役歲運糧米二萬七千石駐泊朝王洲守候交兌每爲風濤所撼舟破糧米輒漂沒禹謨因建倉九十二間於牛廠糧至貯之倉以聽兌民利賴之嘗修鄱陽縣志八十年逸事搜括靡遺稱該洽焉稍遷南京戶部主事督儲鳳陽出入均平無敢侵溢者出羨數百餘斛以佐軍需僅期月卽丁外艱歸舟次十八灘竟以哀毀成病卒旅櫬蕭然禹謨生平冰蘖自守

未嘗營私計而性尤仁愛不忤一物嘗鬻地於隣讓之
兄所遺田產悉以分諸弟宦數年每貽書于當事無不
惓惓爲桑梓計也旣卒鳳陽人爲立碑鄱陽人祠之崇
禎元年有司祀之鄉賢祠

王三奇

王三奇字萃乾慶隆舖人風儀偉特音吐如洪鐘性和
粹人與之交者如飲醇醪嘗受業於潘禹謨萬曆庚子
與禹謨同領鄉薦講席以爲榮癸丑授江西建昌府推
官時建昌大饑無所告糴闔郡洶洶將爲變三奇設法

賑之亂民遂息辨旰江冤獄出枉者三十餘人有神明
稱奉委兼察南昌廣信瑞州袁州諸府釐剔奸蠹最爲
巡按御史所任攝南豐廣昌所至有頌德碑權稅兩河
憫商困於科條特爲寬減諸商涕泣感之并乞各稅皆
以旰爲例建有英堂遴士之尤異者讀書其中而捐俸
置田以資其膏火焉無何忤上官左遷廣西布政司照
磨轉陽朔令未幾解組歸性至孝事繼母老而不倦易
簣時惟恨不能終養云旰人思其德建祠祀之崇禎十
二年舉祀鄉賢祠

周文輝

周文輝字宗實淪之孫也自律甚嚴造次未嘗踰禮教授里中略倣胡安定蘇湖之法由貢生授通州判通爲畿輔地號繁劇而文輝處之裕如厝注擘畫咸得其宜所職漕運九千九百餘艘例艘必有獻文輝條上四事并及之日單騎走水次督率力任勞勩無所染指遷福建興化通判通民攀轅戀戀如失慈母焉比至郡經理衛所糧務攝僭遊篆俱以廉平稱暇則進諸生講藝多所成就會有濬莆中西湖之役郡人藉藉謂未覩濬之利而先被遷之害文輝毅然爲百姓條便宜竟以是忤上官解綬歸悉以所入俸建祠并置祀田有餘則以散諸戚屬之貧者

劉維典

劉維典字弘先石頭村人有學行而才具揮霍不爲拘儒由歲貢授海陽訓導著十諭以課士士皆稟其教焉倡建林狀元祠積餐錢以供歲事士氣益奮轉海豐教諭陞漳州府教授所至向風海陽諸生爲立去思碑

何天球

何天球字憲周沙貝人萬曆丙午鄉試中式授永平推官嘗檄署遵化玉薊州印務並以廉明著聲又檄理遵化軍餉遂駐遵化已擢乾州矣撫按官以東事方急留之崇禎二年冬十月戊寅

大清兵入大安口十一月壬午朔京師戒嚴時山海關總兵敗沒於遵化甲申

大清兵入遵化天球與巡撫王元雅等俱死之明年樞輔孫承宗請卹殉難諸臣乃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制詞曰朕觀載記以死勤事者昭祀有

常雖曠世遐踪罔或湮沒矧宣勞畿服殉節行間者乎非加恩而錄後曷風勸而作忠爾原任永平府推官何天球遠略驥騰孤忠砥柱起家李署綜覈餉司口碑載明允之聲士馬獲飽騰之用業經推擢旋聽題留俄遭烽火之驚特壯尾箕之氣用彰大義聿表勞臣茲特贈爾光祿寺少卿廕子入監於戲生不食報空招四野游魂歿有餘芳不愧千年華袞龍章永賁燕翼重新子縣學生鼎鉉匍匐走遵化尋天球遺骸歸以毀卒於途人稱其孝天球今入廣州府鄉賢祠

據明史莊烈帝紀忠義列傳及舊志叅定

吳光斗 弟光祚

吳光斗字文樞雅瑤人性孝友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
爲人言動不苟尤好潔晨起必焚香拂几然後稽古手
一編常終日家世淡泊不喜營殖米鹽瑣屑置弗問歲
獲廩餼束脞外未嘗妄取囊中亡所積然故舊以貧乏
來貸者未嘗辭教子弟必以正里中有爲不善者惟恐
光斗知之學行爲一時推重九試棘闈不售以歲貢爲
歸善訓導師道尊嚴有古儒者風縣令陸自嶽稱其忠
厚清謹上臺交相獎薦無何卒于官循士大夫惜之

光祚字文錫博學能文與兄光斗齊名由恩貢授松江
府通判治文牒不吝記室管鑿政水利有能聲署上海
青浦所至有惠政士民有五茸輿誦錄及廉平歌董思
白馬君常陳卧子諸公爲之序贊梓行陳眉公贈詩有
聽訟如聽瑟共竽延陵審樂不支吾之句其見重如此

何日瀾

何日瀾字靜觀接龍舖人少慷慨有志節以春秋中天
啟甲子鄉試授澄海縣學教諭廟學歲久傾圮日瀾捐
俸倡邑人新之是科鄉試雋至七人解元謝宗鎭其一

也聞者以爲僮事遷沛縣知縣運河壅塞需丁夫疏濬督責嚴峻民多逃亡日瀾受事設法召募以應之漕艘無梗而民心亦大定俄礦賊逼沛城日瀾率士民城守兩月餘賊知不可下遁去總河張國維與撫臣交疏薦之是時東事方棘中原寇大訐關陝楚豫無寧日朝廷汲汲議征討而大淮南北諸郡連歲旱蝗饑饉薦臻民不堪命日瀾請赦不可請緩征不可則請改本色爲折色部議從之旣而以軍需故於折色外復催追本色日瀾仰天嘆曰吾誤吾民矣寧死不可以再徵羽檄紛至皆廢閣不行亡何天下以催科不力提問者凡四百州縣日瀾與焉檢橐中裝不盈十金無以具道里費有朱一麟者倡士民贖之乃得械手足入京布政使寇汝嘉代之申辨疏至釋還故職然日瀾業已憂勞得疾遂卒於都門又有徐永康侯錫金等相率賻之輿輓歸過沛老稚婦女爭掬粟餉其家人攀輻車哭者如私親焉

黃拱寅

黃拱寅字應暉南門人弱冠補諸生工古文詞不屑屑舉子業嘗與李伯襄宗伯遊羅浮唱和成帙遊南太學

歷匡廬渡彭蠡覽龍蟠虎踞勝槩文益進授鴻臚序班
周規折矩儀觀甚偉朝端目屬焉供事殿上隨講幄諸
臣後時荷寵賜形之篇什擢光祿丞其謝恩詩有心慵
正喜鴻臚冷賦就寧期狗監知之句拱寅嘗著增江逸
史及假歸值修邑志咨討掌故不辭勞瘁時抵掌譚世
務無不中窾要縣令咨以興革拱寅借箸陳桑梓利病
語窮日夜不休而不及私居家孝友最篤建宗祠計費
千金皆出之橐中又修其家譜族之孤者鞠之貧者卹
之無德色里中人相詬誶者或就質成或望闔而返比
之陳太丘云所著有濠上羅浮南都麻姑寄齋及燕
臺諸稿行世

張天祿

張天祿字基命龜峰舖人少羸多病然力學不休桐城
劉仞昌來署增試童子得天祿牘竒之拔冠其曹俄郡
試與督學試俱第一補諸生愈下帷發憤遊省會諸名
公間無不心折之督學楊公瞿峽歲試復第一及赴省
試以闡牘呈楊公楊公曰解元在此矣時各郡士子雲
集傳寫殆徧榜發竟以越格不錄天啟辛丑以選拔膺

薦未赴丁內艱朝夕哭守苦次不入私室者三年天祿父性豪縱不羈事之甚謹委曲承順怒必長跪請杖解而後已父歿哀毀如內艱時凡繼母薪水併延師課弟悉取其修脯供之室人交謫不問也已卯省試又不售遂謁選授江西安仁縣丞天祿不以丞菲薄理其職甚勤有請問者必麾之請者曰故丞皆然叱曰故丞可今丞則不可邑人益多丞謂安得吾丞令吾邑亡何令憂去監司廉知之檄署縣事遂以丞代令也天祿剔弊釐奸任邑事益力甫月餘歿惟一奴在署同官爲簡遺橐書帙之外無長物士民驚嘆泣下殮之東莞人陳象時時守饒州祿筆硯交也錄金輿櫬以歸

盧弼

盧弼字元英按察使綸曾孫舉人應徵子也由監生薦授推官扈從唐王聿鍵於閩爲大學士蘇觀生所知奉命徵湖南兵決機應變總督何騰蛟尤器重之尋以憂歸會永明王立於肇慶卽家起用弼從騰蛟請拜弼戶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復宣諭湖南諸鎮繡衣持斧慨然以澄清江漢爲已任遠近欽其風采然是時疆宇日蹙

諸鎮將各逞其私騰蛟雖倚弼爲重而

大兵已壓境人無固志弼知事不可爲乃棄官歸放浪山水間自號休菴以壽考終初崇禎辛未弼嘗預修邑志迨康熙癸丑丙寅兩經前令重修並延弼訂正焉所著有紉蘭集

國朝

湛鳳光

湛鳳光字用喈甘泉先生族孫也幼英敏試輒冠其曹教授里中學子皆知名士工七言律當代推重康熙癸卯發解闈墨紙貴一時久躋公車謁選授深澤知縣深

澤爲畿南僻邑地瘠民貧向例新令抵任凡一切需用悉取給于里社鳳光下車一概揮去列榜于通衢永以爲例溥沱河春夏泛溢頗害稼鳳光單騎詣河濱相度形勢會邑父老議隄之得有秋徵收時輕其耗數月而輸將報竣時總督某清廉爲天下第一深器重之誠各屬有宜倣湛深澤之諭方形薦牘鳳光遽以勞瘁得疾卒搜其篋不足于殮士民爭賻焉鳳光爲人鎮靜溫恭而在官多愷悌之政洵不愧良吏云所著有雙峰詩集

單私淑

單私淑石灘人自少敏悟補諸生長益務博覽年弱冠中康熙戊午舉人兩上公車不第選江南鳳陽府靈璧縣知縣鳳陽故明太祖豐沛地薄其征民恃此多惰廢反致貧瘠私淑至督耕甚力每歲設樽酒於公堂召其上農夫簪花鼓吹以獎勵之自正供以外一切繁費皆罷免不數年桑麻茂密成樂土各市集百貨麇至其低昂貴賤例有一人以主之謂之經紀充是役者必裒金數十進之官陋習相沿私淑欲除之而未能也則以建東西義學具修脯延師以教其子弟於是文風亦稍稍

振焉有貧民粥其女割俸贖之給配良家江南癸酉鄉試充同考官所得士凡六人皆名宿其居官最廉潔懲奸宄而卹窮黎故邑人有清慎勤之頌前令多以盜去官至是賊黨私相戒曰單公好官勿以我輩事累之也初私淑迎其母就養於官舍二載母年老矣而飲食風土與粵中異不甚習乃遣其妻孥奉母歸卽移牒請終養去之日士民攀留不能得送之百餘里旣歸之後布衣草履往來畦疇間以課耕爲事或時入城見邑宰輒陳利病以待興除邑先賢祠久傾田產入寺爲寺僧所

敗經理之令邑紳士筦其出入又倡建義學於碧江涌口倡建十世祖祠續修單氏族譜子八人皆有文名

劉嘉彥

劉嘉彥塘尾人少尚氣好俠閭里少年皆宗之時尚可喜以平南王鎮粵中橫甚諸亡賴假冒王府人流毒鄉里會縛其父仰周馬上去嘉彥時僅弱冠馳往奪之歸有同門趙生者其族人負王府緡錢不能償王怒移之趙索趙甚急嘉彥挺身見王說之趙得免旣而折節讀書稽古今經世略有得便欣然忘寢食康熙十四年由

廣州府學生員援例貢太學揀任潮州府程鄉學訓導次年海寇鄭某臨城懷印綬潛遁不陷賊寇平遂兼攝鎮平平遠二學時兵燹之餘學舍多焚燬嘉彥皆葺之率諸生考鐘伐鼓於其間絃誦聲不絕復手書先哲格言揭廡壁代箴銘躬行倡導一時人才遂以振起及歸諸紳士遮道者數百人勒去思碑焉督學陳公書圭臬三庠以褒之歸乃築室梅庄與諸名輩觴詠林下稱梅埜居士程鄉來省者皆過謁執弟子禮甚恭癸酉榜發省元鷓薦陳君偕同榜七人皆造門致謝而去晚年益

增城縣志 卷之十四
好行義修祖塋割田宅以鳩族姓恤鄉隣之困乏者又里中社學久廢修復之置田以資其膏火所著有梅堊集藏於家

陳輝璧

陳輝璧者字光珮號琢齋曹村人年十七補縣學生二十舉鄉試五赴春官不第謁選授湖廣麻陽知縣癸酉分房所拔皆三楚名士麻民經亂久田土皆荒蕪後稍稍生聚而故籍紛亂有田者以虛糧爲累輝璧下車卽單騎履畝清丈定賦額民賴以甦又憫麻邑科第寥寥

出俸金於東門買地一區創義學延名儒以訓其士皆資給膏火士感其德卽義學中尸祝焉旣而修聖廟建銅湘橋於利弊無不悉心興革聽訟若燭照吏胥不能爲奸蒞麻五年以父母老請假旣終養補北直寧津縣寧津爲衝繁地非麻陽比而輝璧釐剔奸弊教養兼盡一如在麻陽時在任亦五年以註誤被劾歸士民皆攀轅賦詩以送其行後雍正二年輝璧念增邑人才日盛倡邑中紳士請於督學加額三名與大縣比此最有功於邑中者前邑侯蔡淑慕之聘修邑志所著有羔鴈堂

集卒年八十四子宗翰字彩書有才名隨父宦楚有楚遊草

鍾文英

鍾文英字修伍號蘭臺甘泉西洲村人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三十一舉鄉試第六授浙江龍泉縣知縣龍山僻田土多荒蕪文英至卽以勸農爲自務其欲開墾而無力者捐金助牛種士貧不能讀書則爲之謀膏火其白守甚介而爲政務克己引咎以德化民一時愛戴僅三載以艱解任貧甚不能歸遂留龍終制每日不自給其

士民相率餽束薪斗米藉之供朝夕故其留別父老詩有云鹽菜缺時供旅膳米薪斷處續炊煙皆實錄也服闋補授井陘縣井陘民俗強悍無遜讓之意文英爲之辨等威定品制一示之以禮暇時則修邑志以審其風土人情之變時縣數被水旱且患虎文英爲文禱於神輒應縣境爲山陝之交使節絡繹柏井一驛路遠而險人馬往往多困斃文英屢請於上官設腰站未獲舉行後擢授中書文英慨然曰吾今乃得以所欲言入告矣及朝考進劄遂條柏井事宜奏之在中書

無不言內閣諸老咸重之稱其諤諤云未
歷官中外計十四年公餘每吟咏以見志所著有閩越
遊詩草燕堂詩草晦叟詩集井陘集藏於家

梁正

梁正字貞木接龍舖人事父至孝補諸生後中康熙甲
午舉人性耿介廉潔自守增前後諸邑令邵周陳鹿魏
皆禮重之延之掌義學教乾隆二年任四川嘉定府威
遠縣攜襆被以行下車卽詢民疾苦盡出俸金以賑貧
匱其俗多強娶正爲之設官媒正婚禮教化大興地多
旱田教民製桔槔挽水資灌溉民享其利上丁釋奠前
制多缺略正乃備物敬謹以隆祀典乾隆五年年老乞
休致歸卒之日家無餘資遠近皆爲嘆息

陳世用

陳世用字穆周號菴園西洲人少勤學好問有文名年
二十一補弟子員隨餼於庠以年貢於太學世用爲文
一準先正不喜浮靡家貧資修脯供菽水其外舅割田
二十餘畝予其妻俗謂之奩田其後內弟日益貧世用

然曰吾視田可耕而彼無之將何以

乾隆十三年任陸豐學訓導誅十

生之貧者卒於任扶櫬還里行橐蕭然道中贈薪水
不絕所著有字畫正蒙雖間雜土音略於訓義未究小
學之奧然以鍼砭時俗最有功

伍暹

伍暹字熊叶號耐園沙貝人補縣學生充雍正六年歲
貢暹涵養深邃生平不接冠蓋不濫交遊究心程朱
斂華就實爲本行文亦古茂自喜屢試冠其曹歷掌甘
泉丹山三鄉西河各書院教其立教也必先德行後文

學學者翕然宗之

年任陽江學訓導捐俸修學

宮訓飭士子諄諄不倦單寒者令之就其署讀書資

以膏火其貧甚者并爲之謀衣食陽江故僻邑乾隆

子科榜發得三人焉則其教之所開也居官敝衣糲食

謝絕諸生儀幣雅好吟咏精古律法公餘則賦詩遣興

有耐園稿人爭誦之乾隆十年卒於官其長子廩

汪及一岸生又謙扶櫬東歸宦橐蕭

絡繹於路



